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八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病橘

北詩傷物失所而至於困悴 趙云此篇直叙事紀實而感歎之詩舊注妄矣

羣

一作伊

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

一作少

酸澁

如棠梨剖

一作剗

之盡蠹蟲采掇其宜

其一作所詩薄言采之薄言掇

之紛然不適口

莊子粗梨橘柚皆可於口

豈只存其皮蕭蕭半死葉

七發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懷霰飛雪之所激

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

劉公

幹自夏涉玄冬

况乃迴風吹

趙云祖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今云不適口則以其病反言

之橘皮可用於藥病亦不可用矣半死葉借七發言半死字用也宋沈約霜來悲落洞詩云宿並抽晚幹新葉生故枝梁元帝纂要曰冬曰玄英亦曰玄冬此物蓬來

殿羅列瀟湘姿

瀟湘有橘柚橘洲世說江南為橘江北為柚

此物歲不稔玉

食少光輝

書惟辟玉食周禮共食玉少一云失杜云天子玉食言所食之珍貴如玉

寇盜尚

憑陵當君減膳時

天子微樂減膳

汝病是天意吾愁

一云

罪有

司

趙云此八句是一段蓬萊殿在東內大明宮含涼殿前則橘多生於湘潭間張華詩曰橘生湘水側非陋

人莫傳蓬君金華宴得在玉几前古詩言庭樹云此物何足貴玉食所食之珍貴如玉注引王齊則共食玉乃

真是玉屑非此之謂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吾愁罪
有司言是天意使禍病而不供不可歸罪有司一作驗
字義止刻
告非也
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

者舊悲

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
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京師集註漢和帝紀云

昔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
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
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茂之本其
敕太官勿復愛獻謝承漢書云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
臨武長縣接交州舊貢荔枝龍眼驛馬晝夜傳送至有
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和
帝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
食太平為尊不以果寔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
等鳥鶩風發南州地土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
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

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羌即禁官還家不應徵杜云公
借其事以譏楊妃舊注引唐書其說非唐所貢乃涪州
荔枝由子午道而往非南海也趙云此用獻荔枝事
比之奇矣杜所引是故公後有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
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
衣駟背死勞人重馬羣眉須

枯櫟

此詩傷民困
於重斂也

蜀門多櫟

一作
楸

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剝甚雖衆亦易

朽徒布如雲禁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薛云北史韋世康與子弟書曰耄雖未及壯年已謝
早秋梧風先蒲柳又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
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
秋先零說文楊柳也詩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

種皮紅布一作有趙云廣志曰樓一名枰欄張平子
南都賦云其木則枰枰枰欄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
葉之萋萋數華葉之哀枰音井欄音欄若論公所賦
指蜀中之樓則蜀都賦云其木則有樓柳楔欂矣莊子
曰松栢在冬夏青青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
樓葉如車輪雖冬亦青故偕用阮嗣宗詠懷詩有走獸
交橫其蒲柳一物乃楊之別名世說顧悅之梁簡文問
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栢之姿隆
冬轉茂樓以多剝而傷時苦軍乏律之
彫喪故以此形容之傷時苦軍乏軍興一物官盡取嗟

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聊同枯樓木使我沉歎久死者

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何一作能

啾啾黃雀啄側見寒蓬走念

爾形影乾摧殘沒蒸芳

蜀人取其皮以充用惟軍興誅求尤急

趙云東語孔子謂哀

公曰一物之理亂亡之端江文通書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下六句因樓一物以興江漢之人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夔州詩也而用江漢於夔為近死者即已休猶樓之既已剝多而枯死生者何自守猶樓之未剝者終復遭剝也後四句又着樓而言矣黃雀小鳥耳西京剝云翔鵠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

枯枿

此詩傷抱材者老死丘壑而不材者見用也

榱桷枯嶢嶢

蜀都賦榱桷嶢嶢幽藹於谷底

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

慘無生意

趙云榱桷枯嶢嶢則其枝之高大矣王荆公岬嶢終日對枯枿用此王仲宣登樓賦天慘

慘而上枝

摩皇天

魏文帝脩條摩蒼天

下根蟠厚地

易坤厚載物趙云古喬

爐詩曰

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魏文帝脩條摩蒼天

土故用對厚地其字雖出於詩謂地蓋原而前人先用則張平子東京賦云踴高天踏厚地也舊註引易坤厚

載物似吳而非莊子下蟠于地

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

七發夏則雷震霹靂之所

感趙云言其枯也舊注引七發非特出處止言龍門之桐又不是折之之義病栢云鳩鶚志意滿養子穿穴

內古栢行云苦心不免容蟻蟻相數也

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

趙云凍雨舊本

作凍凍音東楚詞大司命云使凍雨兮灑塵爾雅暴雨謂之凍郭璞曰今江東風月暴雨為凍雨少司命曰衝

風至分水揭波衝風墜風也梁孝元帝納涼云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

白鵲遂不來天雞

為愁思

謝靈運天雞弄和風杜云西京賦掛白鵲舊註曰獨鵲展號乎其上是天雞出爾雅為篇註

鵲雞赤羽逸書曰文鵲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趙云盧耽化為白鵲公又云黃泥野岸天鵲舞薛符註

爾雅釋蟲輪天難注云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難非是

猶含棟樑具無復霄漢志

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

趙云枘者珍材雖枯而可充用公自况充用之外不復更

望升拔衆人之見則以枯而不株

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甌

盤裊裊不自畏

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西京賦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趙云汜勝之

書中木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則榆賴潤濕而後生故言水中央詩云宛在水中央束方朔談何容易漢書考武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梁簡文帝詩曰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梁元帝善覺寺碑曰金盤山竦非求承露皆參用之西都賦云金莖西京賦云脩莖若非銅柱而以枘為莖則可用彼榆之脆弱鳥能勝其任哉蓋興小夫之承重任也

憶昔二首

趙云舊本失次於成都詩中今第二篇末句云灑血江漢身衰疾則夔州

詩也與枯樓詩
嗟爾江漢人同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

後漢靈帝未京都童謡曰候非候王

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趙云先皇言肅宗也朔方郡今之夏州肅宗即位靈武乃北地郡而朔方在靈州之隣則車駕所巡矣既巡車駕歸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長安漢高帝紀沛公西入咸陽

東史胡走藏

史胡者天之驕子大宛有汗血駒見留北門注沙苑行前漢匈奴傳候應云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李廣出師斥奪此地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趙云驕子指言回紇也至德二載廣平王傲為兵馬元帥郭子義副之以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兵討

安慶緒時回紇兵最有功赤汗血見上驄馬行註東胡指言安慶緒也時廣平王之兵戰于澧水而慶緒敗走

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

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明走藏祿山敗也
鄴中反覆史思明

未服也關中小兒越王係欲奪嫡也張后肅宗張皇后也時玄宗幸蜀后侍肅宗起靈武遂立為后后能牢籠干豫政事遷太上皇增建寧王俟賜死皆后謀也及肅宗大漸后挾越王係謀危害太子為李輔國諸上為忙以代宗畏后也絕云按關中小兒當為越王係乃是也舊注云今上代宗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白越王之難外經營河朔趙云史言時慶緒奔于河北明年乾元元年蔡希德等復會安慶緒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鄴城即相州也舊注祿山敗恩明未服誤矣蓋當回紇助順之時祿山已為慶緒所殺而

史思明却又殺廢緒所以東坡詩話也關中小兒謂季輔國也張后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是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舊注至謂關中小兒為越王係奪嫡則自有東坡成說正其謬張后能中籠干豫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今上似指肅宗舊注以代宗異后非是今上猶亂代宗能撥亂也前漢書撥亂反正我昔近侍叨奉引

此詩亦言代宗時事而云我昔迎侍叨出兵一云整肅不奉引然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官也

可當

趙云公於肅宗朝為拾遺掌供奉諷諫奉引則供奉之事舊注謂奉引事二史皆不載故不知所任

何官是何等語杜補遺引唐六典補闕拾遺武后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子美至德二年肅宗授左拾遺明

年收京扈從還長安蓋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拾遺掌供奉扈從也

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

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

趙云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路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未央官名漢肅何所建高祖大風歌云安得猛士守四方子儀於肅宗時召還任乾二二年之七月既留京師次年吹蕃入寇岐雍之間防賊不暇犬戎指言吐蕃傳云本西羌屬拜必手掘地為大號直來坐御牀則在代宗廣德元年十月陷京師時南史侯景傳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僕固懷恩阻兵於州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吐蕃繼陷涇州遂逼京師而陷之天子車駕幸陝政云百官跣足隨也

願見

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傳介子北地人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

之北關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趙云公於廣德二年以張武再尹成都自圓

中歸武用為參謀因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矣今也止願
見如傳介子者使贊贊昔之首則老儒不復須尚書郎
也此為

夔州詩

憶昔開元全盛日

趙云鮑明遠蕪城賦
曰當昔全盛之時

小邑猶藏萬家

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開元間承平歲
久四郊無虞居

人滿野桑麻如織雞犬之音相聞九州道路無豺虎遠

行不勞吉日出

言道路無阻隔所至皆通
達不必擇日而後出也

齊紈魯縞車

班班

左傳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桓帝初京都童謡曰
車班班入河間薛云前漢志齊織作水紈綺縠純

麗之物師古曰水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水也紈素
也趙云班婕妤好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婕妤所

據范子曰
紀素出齊

男耕女桑不相失

揚子男子
婦人桑

宮中聖人奏雲

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

律

周禮大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雷
義為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劉孝標絕交

論道協膠漆叔孫通制禮儀蕭何定律令楊雄解嘲叔
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聖

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趙云雲門者

豈聞一絹直

黃帝之樂名叔孫蕭何以比開

元之大臣

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

穴

安史之亂民困于役而不得耕桑長安宮殿九廟焚
燒略盡張孟陽七哀詩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趙云流血以

傷心不忍問

言戰伐殺人之多揚子云川谷流人之血

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

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哀疾

劉公幹小臣信頑魯僂僂

安能返長一作身宣王承厲王之亂復修文武之業周道復興趙云灑血江漢則公在夔故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記此夔州詩

冬狩行

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

杜云上林賦天子校

獵李奇注云以五校兵出獵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

禮天

子不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窮幕前生致九

青兕駢駢崑崙垂玄熊

以駢負熊

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

踏寒山空

羽獵賦羨漫半散蕭條數十里之外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猊跋羣犀蹶浮塵斷巨狴

持玄猿南都賦排捷陷高蹴踏咸陽趙云魏文帝王
緊皆有校獵賦呂安與嵇茂齊書云蹴毘崙使西倒踞
太山令東履又維摩經云
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

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鸚鵡賦毛弗施于器用肉不登于俎味左傳有鸚鵡求巢童謡

曰鸚鵡鸚鵡往歌來哭鸚鵡賦
侍隨體之腥臊亦何勞于鼎俎

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

冬狩侯得同

陳子昂豈不在遠游虞羅所見尋四時田狩諸侯得行其事趙云周禮春蒐夏苗

秋猶冬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故此云侯
得同虞羅虞者之網羅公詩又云獸猶畏虞羅使君五

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

章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故事使君五馬車趙云漢制諸侯五馬出應邵漢官儀其云一馬驄則以章留後兼侍御史也後漢典故為侍御史有威名好騎驄馬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飄然時危一老翁

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
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

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時天子避狄史中候與西

夷犬戎攻幽王於驪山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趙云此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己後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

幸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塵再蒙則言明皇以祿山之禍已蒙塵于蜀矣今天子又以吐蕃之故蒙塵于外左傳藏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漢書有下哀痛之詔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霸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

師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

多才藝善畫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趙云鮑照詩鞍馬光照地明皇雜錄云王維鄭虔皆善繪

畫詩稱神妙

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

乘黃見第三卷瘦馬

行注增添詩大叙于田乘乘黃趙云以將軍所畫其在于人間真是乘黃也乘黃乘馬也瑞應圖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山海經曰白虎之國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注云即飛黃也

淮南子曰黃帝時飛黃服皂是已公詩此句泛言其所
畫之馬而以乘黃比之繼之以曾兒先帝照夜白至輕
紉細綺相追飛六句以言其為天子畫馬也

會貌先帝照夜白

馬名也明皇別傳上乘照

夜龍池十日飛霹靂

師長安志龍池在南內南薰殿畫曹承詔畫馬所在此殿也薛云唐

會要明皇在藩邸宅居興慶里安有龍池涌出日以沒
夜白者乃真龍耳故畫出照夜白而龍池所乘馬有王
花驄及照夜白皆駿逸無比當照命圖寫之趙云照
夜白者乃真龍耳故畫出照夜白而龍池之中飛霹靂
者凡十月也蓋畫者真龍在圖感動龍
池中龍如此薛夢符所引意不相干

內府殷紅馬腦

盤師唐史裴行儉平都支遮旬獲馬腦盤廣三尺
文彩燦然軍吏持之起跌盤碎行儉色不少吝
婕妤

傳詔才人索

唐置以婕妤才人代世婦趙云馬腦盤內府之物婕妤秋尊故傳詔人才秋卑故

親往 索之 益賜將軍拜舞歸輕紉細綺相追飛

師言詔索內府馬牒益賜

曹將軍也今本作盤字誤其從者輕紉與細綺也

吳越春秋采葛女之歌曰羣臣

拜舞天

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

拳毛騶近時郭家師子花

吐蕃潰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二名師子

聯 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職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

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

雪霜蹄蹴踏長楸間

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杜詩莊子有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

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

漢武帝有九逸

支通曰憐其神駿耳
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

諷前支通

支通字道林趙云自昔日太宗至氣深穩十二句正是韋諷家所見之畫凡九匹也畫

長安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騶師子花子花亦近時郭家所有之實者舊注不省云漢云有九逸而薛夢符又引西京雜記以正其偽漢文有九匹九匹混亂旁似疑惑後學莊子有馬蹄可以踐踏雪支適養真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有愛憶昔巡幸新豐宮新豐宮驥山也翠蓋惟好之篤而用心苦也

華拂天來向東

南都賦望翠華之威
庭東都賦旌旂拂天騰驤磊落三萬匹

皆與此圖筋骨同

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鹿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趙云因

見此九馬圖畫懷思先皇新豐宮則以漢高事下句射蛟則以漢武事朝河宗則以穆天子事比先皇也高帝

沛豐邑中陽里人太上皇懷其故鄉特為造新豐邑驪山在其南先皇所常游幸翠華天子之旗也南都賦望翠華之歲疑東都賦旗拂天北自長安而幸新豐自西而東也今比所畫正如先皇三萬匹皆駿馬也

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

元封五年漢武自濟陽浮江親射蛟江中

獲之師云蓋傷明皇不復游幸趙云言先皇之出倚而遂上昇乎穆天子傳曰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穆天子乘八駿以游幸穆天子傳又云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都曼為河中觀春山之寶玉也沈佺期詩云河宗來獻寶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

呼風

漢武歌曰天馬跡龍媒金粟堆在宣宗恭陵南增添唐舊記云元宗親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

山尚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暨早仙羣臣尊先旨以葬馬趙云先皇陵寢之畔

龍媒既云鳥徒呼風於
松栢間耳故曰鳥呼風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

詩天步艱難

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

軍食庶官務剝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

德

民困於役而無訴故哀嗷嗷杜云鴻鴈詩哀鳴嗷嗷一云賢俊愧為力哀一作尚戴一作年趙云此篇

公憂國愛民之意切矣國步蔑斯見詩嗷嗷衆口愁也周禮云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後漢光武紀帝云使反側子得以自安也既以軍食而須求乃以乘勢剝削寧不憂民之怨而反側乎此公之所遠慮也賢者貴為德一作賢俊媿為力
章生富春秋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

非益義不足也

於財力未匱
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紅絲直

鮑照

白頭吟直
當今儔奪吏
豪奪自此無顏色

趙云錄事有一州之紀綱

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節平準
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
必苦救瘡痍先應去

蝥賊

詩云其螟蠃及其蝥賊爾雅釋虫食心曰蝥

揮淚臨大江高天應悽惻

行行樹佳政

師曹植與吳季重書曰足下在彼自有佳政

慰我深相憶

此詩欲抑

恭敘
趙云前漢李布傳瘡痍未瘳此詩在梓州送韋臨大江梓州江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侍上客

晉以郗殷將中軍孔融
竭李膺為登龍上之客
令肅事有恒

趙云中軍

以指章留後上客以指崔都督傳左凡言某人中軍則以言主將也六國呼蘇秦張儀為上客今肅事有恆言

章留後號令嚴前驅入寶地趙云詩伯也執祖帳飄金肅而事有定式

繩法革經云國名淨垢琉璃為地黃南陌既留歎茲山金為繩趙云善形容事實者

亦深登一本作探趙云餞席謂之祖道祖蓋祭名也前漢踈廣傳故人邑子為帳祖道供帳佛寺佛

居以七寶為地惠義寺在梓州之南故於南陌留為歡宴而復登此山也徐敬業登琅邪城此江稱豁陰茲山

復鬱盤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鮑照雲端楚山見迴策匪新岸

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間聽目存寒谷冰出塵閔軌躅畢

景遺炎蒸鮑明遠侵晨赴早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乘路單景遜前儔

法經華決定說大
乘又佛自在大乘

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

何魏文帝對酒當
歌人生幾何

離恨魚相仍鮑照何慙宿昔意猜恨
坐相仍趙云木末日

抄牧乘詩美人在
雲瑞天路隔無期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

梓材既動模新惟其塗丹雘
注塗以沐丹以朱而後成山

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賁雘頭陀碑朝霞為丹雘
云曾城有高樓則西北有高樓之勢淮南子崑崙山之

上有曾迢迢百餘尺

西京賦狀迢迢以亭亭古詩迢迢
牽牛星雙闕百餘尺陸士衡高樓

一何峻迢迢

豁達開四門

添添舜闢四門漢
高祖豁達大度

雖有車馬客

而無人世喧

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有一作會趙云鮑明遠舞鶴賦云歸人寰之喧卑

游目俯大江列筵慰別寬

江淹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謝靈運得以慰別寬蘇武俯

觀江漢流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

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天寒鳥獸伏

霜露在草根

登樓賦步樓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

求羣鳥相鳴而舉翼沈休文

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鐔

渭陽詩我見舅氏謝靈運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趙云我送舅氏詩渭陽篇全語齊謝朓與江水曹詩山中

上芳月故人清樽賞

宣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

趙云言一別之後宣只見山川間隔

回首則有盜賊繁多為可憂蓋吐蕃之勢未已有高賢吞蜀之意鮑明遠云宣白壁賜將趙黃金臺

意不暇王命久崩奔

謝靈運折岸屢崩奔趙云高賢指言十一舅所以不皇暇給者以王

命所在久崩奔而遵承之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趙云貴誼可為慟哭者二聲出

己復吞則取江海所謂吞聲展用而倒押為韻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

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

古詩歲月忽已晚

豈唯長兒童自覺

成老醜

阮籍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

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

詩古

失意杯

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

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

趙云喪失其身特是為憂酒耳舊注失意杯酒間非是折節者摧折其節而悔過之義前漢郭解年長更折節

為儉也

昔如縱壑魚

王褒頌如巨魚之縱大壑

今如喪家狗

家語累累然若喪家

之既無游方戀

語游必有方

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

隨薄厚不意青草湖

在湖南

扁舟落吾手

趙云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自不

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以言將適吳楚可謂奇句矣

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

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簾紅旗此樂幾難朽

趙云六句

紀宴會之實事

日車隱崑崙

莊子若乘日之車

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所憂賊盜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

黃屋今安否

趙云此段言日已向晚別筵之散遂有行矣然登舟而親波濤猶未足以慰沃吾欲

去之心則三峽徒為雷吼之聲而已我之所憂則憂在盜賊多而衣冠奔逃至尊未知消息也此吐蕃陷京師

代宗出狩而地遠所未知也終作適荆蠻王仲宣遠身適荆安排用

莊叟謝靈運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趙云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一注安其推移而忘其變化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謝靈運楊帆

拾海月趙云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有使即寄書無篇春秋說題南斗為吳海賊云掛帆席

使長回首趙云玉臺新詠所載近代西曲歌有客數寄書無客心相憶

樓拂子趙云此篇言物微而有用特以夏月多蠅而拂子能除之東溪云明皇不明賢

人東逐故作是詩以諷焉詩作於梓州廣德元年之夏乃是代宗時宜干明皇邪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

諸葛

嘗持白羽扇，指麾又顧榮。伐陳敏以白羽扇麾之，詩營蒼蠅也。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通從何處來者是也。注乃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哉。余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

不讀萬卷書，不

熒熒金錯刀。

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集註：李善文逸注。

錯刀云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朓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寶侍中遺仲叔金錯半垂刀一枚。前漢食貨志曰：錢新室更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刀直百，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第三十六卷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第十一卷虎牙行金錯旌竿，蒲雲直蓋以黃金而錯鑲旌竿也。大抵古人之

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秦嘉妻以金錯盤奉其夫盛水之類是以當隨其器物而名之不可以名

同不究其實焉擢擢朱絲繩鮑照直如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

稱趙云言梭拂之柄朴而無飾非若金錯刀之熒熒梭拂之絲散而不長非若朱絲繩之擢擢彼二物之名

可用稱亦非特以其金朱之好顏色耳刀以佩弦用以彈皆係乎人之顧盼焉吾老抱疾病家

貧卧炎蒸輭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蠅蚋啣膚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寐書趙云莊子曰蚊蠅啣膚則通夕不寐云若火之燎于原其猶可撲滅物微世競棄義在

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滕趙云末句蓋言秋至而無蠅矣仍珍藏之

未敢使絨滕之滅裂也
莊子絨滕局鏑謂之固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

左氏昭傳三十二年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王所知也北史咸陽王禧傳有言清脩之門

趙云魏武則曹公操

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

晉樂廣王衍見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推王樂

趙云英雄割據又

彩風流皆以言曹公雖至其子丕即帝位然本割據阮籍云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陸士衡辨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司馬遷書恨文彩不表

夫人

晉李夫人名衛善書

但恨無過王右軍

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

丹青不

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語曰不知老之將至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

雲趙云衛夫人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吐吐逼人
人也呂氏童蒙訓謝無逸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
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
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鐘大鑪在東序冰壺
王衡懸清秋此雕琢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
語到極至處者也

殿凌煙功臣少顏色

唐書李靖等二人四人於凌煙閣時貞觀中太宗為序

將軍

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

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儒者之服也

猛

將腰間大羽箭

太宗常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

褒公鄂公毛髮動

鄂公

尉遲敬德褒公段志玄

英姿颯爽來酣戰

趙云南薰殿長安志未載蓋其所遺志也貞觀

中太宗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至開元時顏色已暗而曹將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蓋因之左氏狄人

歸先彰之元面如生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授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已上言曹將軍之傳神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劉孝標辨命論時在赤墀之下

迴立闔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

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

人太僕皆惆悵

趙云闔闔者天門名也其風曰闔闔風吳越春秋載子胥為吳立闔門以象天

門通闔闔李善注云天有紫微宮門名曰闔闔則天子之門可言闔闔師民瞻本作迴立非是迴立則首向殿

陛而尾向殿門豈非迴立乎馬之立而生風以其神駿也龍馬有生風字又於闔闔為有情矣意匠字摘使文

賦意司契而為匠慘澹肅然之意晉臺道人言欲雪之
狀曰乃先集其慘澹古樂府云淺立經營中一洗萬古
凡馬空乃古今奇句玉花驄先帝之馬也畫手精妙盡
得其真至尊賞之揮涕而賜金可也乃笑而賜若團人
太僕却知感槩為之惘悵則公詩微意可推矣弟子韓幹早入室
新添語由也升堂亦能畫馬窮殊相幹唯畫肉不畫骨
矣未入于室也

忍使驂騑氣凋喪將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薛云右按晉書顧愷之善丹青每畫人或或數年不點
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

寫照正在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

遭俗眼白

言識者蓋寡耳

世上未有如公貧

趙云繼論幹所畫以推見曹將軍之

盡善則骨肉俱畫而有神也公於畫取畫骨及肉而日
將軍畫善蓋有神若於書不取肥失真而曰書貴瘦硬
方通神然則公蓋通書畫之妙矣梁簡文帝詠
美人看畫詩云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也但看古

來盛名下

唐房琯贊曰威名之下為難居矣

終日坎壈纏其身

壇廬感反趙

云王立之詩話世有注杜詩者君不見古來威名下乃
引新唐書房琯贊云威名之下難居終日坎壈纏其身
乃引孟子少坎軻真可以發觀者之一笑

桃竹杖引

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

爾雅桃枝山海古經謂桃枝竹也

蒼波噴浸尺度足

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顰而

縹緲注冰夷水仙也

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

君一作者憐

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

濤鼓枻

一作棹

白帝城

白帝城在魚復有公孫述像也

路幽必為鬼神奪

杖劍

一作劍

或與蛟龍爭

趙云蜀都賦云其中則有靈壽桃枝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

縣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為杖今此桃竹杖生於江心之盤石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相去四寸其

調直脩長中杖者亦自難得故云尺度足北史楊津傳受絹依公尺度江賦云江妃含顰而縹緲舊注引列仙

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蓋鄭交甫所挑者其水仙則呂向注江賦冰夷倚浪以傲睨之下曰冰夷水仙人也

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

學變化為龍

趙云即使萬政事神仙傳曰壺公遺費長房歸一竹之杖與之騎此當還家以投葛

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眠使到家以竹投葛陂顧之乃青龍也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

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君山在洞庭湖心也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

咬人

時盜賊害人如豺虎

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趙云戰國策燕秦曰多割楚以

滅迹又李陵書滅迹掃塵謝靈運詩滅迹入靈峯吳華覈上疏曰卒有風塵不震之變淮南子云未有天地之時鴻濛瀕洞莫知其門王粲詩曰賊盜如豺虎觀公重告之辭以正直美之以學為龍戒之其所望於車留後

可謂忠矣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

賀知章晚節尤挺放

難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

必

一作此

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

沈病病也

趙云謝靈運登池

上樓詩卧病對空牀

誅茅初一畝

屈原卜居誅鋤草茅以力耕儒行儒有一畝之宮

廣地

方連延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

趙云公以乾元之元年十二月未至成都明

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章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詩靈臺經之營之斷手字晉魁以來之語齊民要術言種小豆初伏斷手為中時中伏斷手為下時本朝淳化法帖中載唐高宗勅云使至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

京東

賦審曲面勢考工記審察方面形勢之宜趙云土木被文繡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注云察五材曲

直方面形勢之宜

臺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

庭一作亭陸士衡清川帶華薄

雖

有會心侶

薛云古樂府短歌不羨一囊錢唯重心襟會

數能同釣船干戈未

偃息安得酣歌眠

趙云會合心意之朋侶晉簡文在華林園為左右會心處不必在遠脩然

林外便有濠濮間之趣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魏文帝脩條摩蒼天

古來

達士志

一云賢達士

寧受外物牽

趙云譬諭以言賢達之士無常居止齷齪者則有所

拘矣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柱鳥飛

顧惟魯鈍姿豈識梅杏先偶携

老妻去慘澹陵風煙事迹無固必

語孔子母固必

幽貞愧雙

全

趙云上兩句雖曰自謙而實言君子行留當在先見慘澹肅然之意慘澹字見前注秦本紀云本原事迹

幽而不貞非君子之幽也易曰
蹇利幽人之貞故云貴雙全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

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隣里憐

趙云公有四松詩云四松
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

忽三歲離立如人長今此懷念之易拘纏一作已
拘纏不堪長一作不甚長皆非蓋易字堪字方工

述古三首

此詩傷賢者
不得志也

赤驥頓長纓

列字周穆王
驂赤驥右

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

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

忍朝飢

劉公幹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振於心有不厭
奮翅凌紫氣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趙云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周流八極萬里一息鳳凰來而
復飛此與劉公幹詩同意莊子曰鷦鷯非梧桐不栖非

練實不食非體泉不飲郭象注練實竹實也其色白如練薛夢符引劉公幹魯都賦竹則翠實離離鳳鸞攸食

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大

以道事君可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趙云四句以結一篇之義驥以無善馭而頓纓鳳以無竹實而飛去實賢者進退之義也

市人日中集

易日中為市

於利競錐刀

江文通競錐刀之利

置膏烈火

上哀哀自煎噉

莊子膏火自煎也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

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餐之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何高

文十八年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

也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商君名鞅相秦十六年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

室貴戚多怨望者後滅商君之家也

趙云市井之利

以譬商鞅之任末也耕農之利以譬元凱之務本也左

傳昭六年云雖刀之末將盡爭之舊注引江文通云在

後矣人之爭利如膏火自煎莊子云膏以明自煎農人

專在務本種穀故指市人之孽孽為利為勞矣張衡西

京賦去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昏勉也邪

偽也優饒也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偽之事自

餘羸豐饒足恃也當衡作賦以美市利為主故鄙農夫

種田之勞今詩以務本為主故翻用衡賦邪羸無乃勞

也坡說見上自比稷與契注如牛毛者言其多也治亂

之本在任人故為國者實知本商以利為業其末爾非本也農以稼為業差似近本然以穀為本非先務故孟子陳堯舜之道以開許行陳相蓋務穀者農之本務人者治之本得其人則治如舜之舉十六相是也非其人則亂如秦任商鞅是也明皇初用姚宋猶前終用林甫國忠猶後此其驗也詳彼所注之意分為三以商之為末不如農為本農為本不如任人之為本夫任人者君也豈可與商農為甲乙哉此詩止是以商比商鞅以農比十六相耳

識者宜審之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

禮有開必先

宣惟高祖聖功自蕭

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冠鄧勲

冠恂鄧禹

濟時

信良哉耿賈亦忠臣羽翼共徘徊體運終四百

漢祚終四百故

范蔚宗獻帝贊曰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圖畫在雲臺

雲臺圖功臣像云此篇大意言中興

者必得其人耳易云君子以經綸班固之傳蕭曹云漢之宗臣是謂相國今耿賁所以又謂之亦也羽翼徘徊乃高祖云羽翼已成者也

九家集注杜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九

宋 郭知達 編

古詩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

金華山屬梓州

射洪縣唐陳子昂射洪人武后時擢右拾遺少讀書此山

涪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

爾雅石戴土謂崔嵬陸士衡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

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杜田補遺度人經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皆有隱諱隱

名第一天黃皇曾天鬱繼玉明繼音藍蔚藍即鬱繼也黃老書中更無說鬱藍處趙云蔚藍則茂蔚之藍天

之青色如此杜田亦穿鑿相去之遠蓋此乃經中言東方八天首兩句之文上句言天名下句言帝名既以鬱
繼玉明為天帝隱諱不應直言隱名為天而垂光也
況鬱差為藍蔚差為藍豈有兩字改易之理也又豈恰
是東方第一天帝之天垂光也今詩人言水曰拖藍水
則天之肯曰蔚藍天於義無義孫綽天台山賦瓊臺中
天為縣居今言金華山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回

莊子泛乎

若不繫舟又後漢鄧禹開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
見之謝靈運詩晨策臨絕壁
趙云吳越春秋載古公乃杖策去鄒陸士衡詩杖策將遠尋李善注以
魯仲連杖策而去為主乃在吳越春秋事之後
四顧俯

層巔

趙云謝靈運過始寧墅築觀基曾巔

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

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

趙云雪嶺見上古栢行注時既冬雪濃厚

可知日色在其上蓋望之如死矣題是劉觀故使玉女
仙人字曹植遠遊詩靈運載方丈神岳像嵯峨仙人翔
其隅玉女戲其阿梁文帝望浮圖上相輪絕句有光中
辨金帶霧裏見飛鸞仙人玉女四字連出見宋書樂志
歌
辭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

新添莊子齊威公讀書於堂上師云子昂官至右拾遺
以父喪解歸廬塚縣令段簡貪暴閭具富欲害子昂家
人納錢二萬緡簡薄具賂捕送死獄中東川節度使李
德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學堂至今猶存子美蓋傷此
也
趙云唐書子昂梓州射洪人苦節讀書尤
善屬文古詩浩歌正激烈漢書武帝雄材大畧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國烟位

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

舊注引本傳莫非聖賢之先務非是趙云位下曷足傷則子

昂官止拾遺而已

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

日月懸

趙云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則江左浮麗之詩至于昂而初變其詩本乎騷騷二雅也殷仲

文哲匠感蕭辰選詩長幼不比肩揚則雄馬則司馬相如皆蜀人故云云在揚馬後以顯其為蜀之能文者名

與日月懸使荀子貴名起如日月

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會一時

此堂豈千年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

此堂豈千年

趙一作趙接新書趙彥昭甘州人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出入禁掖彥昭以始事之

得宰相巫力也英俊人子昂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盧藏用趙元最厚善趙云上兩句正用引下彥昭

郭元振約句直言子昂與陸餘慶人題壁見在耳趙則
房昭郭則元振房昭本傳雖云以權幸進然亦必有才
智者故以趙玉價言之元振則自通泉縣而往先天二
年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定策誅竇懷正等二
人皆作宰相兼輔佐權也湛方生曰素壁流先索靖書
勢曰婉若銀鈎壁上之字見在乃其一時盛事人將受
護之此堂豈止千年也與元結中興頌何千萬年
之語同元注英俊人非是與詩之下聯意不連屬終古
立忠義感遇有遺編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廬藏用
為之序盛行于代趙云子昂有

感遇詩
三十首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

詩南有喬木孟子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石門日

色異絳氣橫扶踈

江文通絳氣下縈薄注絳氣赤霞氣也

窈窕入風磴長

蘿分卷舒

陶潛既窈窕以尋壑謝靈運側徑既窈窕

庭前猛虎卧

高僧傳僧惠永感虎

來馴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

不下十年餘

高僧傳有講經而天雨花者杜田補遺楞嚴經世尊天雨百寶蓮蓮花青黃赤白

間錯紛糝梁僧法雲講次天花散墮又勝先寺道宗講時天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

長者自布金

禪龕只晏如

趙云佛書給孤獨長者有好園祇陀太子以黃金布之而迎佛居止今云長者自布

金則公言布金者是長者不待太子之黃金矣

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

趙云大珠

白月皆言文公之清淨大珠如五色摩尼珠白月佛書望己前為白月已後為黑月甫也南北人

權弓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蕪蔓少耘耨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

篋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趙云第一

義如華嚴經有第一義諦法華經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願聞字則論語願聞子之志回向則華嚴經有十回向心地初押初地字顛倒言之也則地則楞嚴經修地有十地以歡喜為初地以心地字貼之則佛書有心地法門華嚴經梵行品初發心功德品亦詳此義矣金篋刮眼膜則涅槃經如目人為治目故造詣良賢是時良醫即以金篋決其眼膜又法苑珠林載後周張元其祖喪明元憂泣因讀藥師經盲者得視之言遂請僧接儀轉誦至七日夜夢一翁以金篋療其目曰三日必差公用此以比佛法之能刮除昏翳也車渠寶名出

佛書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無生字佛云無生法忍汲引
字劉向更相汲引不為比周自願聞第一義而下公以
稱美文公東坡云子美詩知名未必稱局促高山芝人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壑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
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具深知公笑

奉贈射洪李四丈

大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毛詩瞻烏奚止于誰之屋注
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杜田

補遺尚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
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又韓
詩外傳武王至於形丘天雨三日不休問太公對曰愛
其人及其屋烏惡其人憎其儲胥咸使厥敵靡使有餘
一說大同小異故併載也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趙云北史李延
年叔傳載闕信

謂其祖李曉之言曰
古人相知未必在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

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
趙云南京成都也

京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公人有云南京西輔道所謂亂初定指京前半辛丑歲
四月壬午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僞稱王建
元黃龍五月崔光遠擊斬之此亂初定也茅齋付秋草
指言浣花草堂挂席則海賦挂帆席謝靈運挂席拾海
月月峽則榆州有明月峽三峽之始海島海中之山此
公欲扁舟南下也
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

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趙云此三韻公有所求於李文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

一作復

侵星

鮑明遠侵星赴早路

畢景遜前備筋力為禮復侵星

趙云論語不知老之將至禮老者不以

一作乃侵星非蓋復字接上兩句之

善言既貧老為行人而具行早也

得使諸病入

一本作疾入

鄙人寡道氣在

困無獨立傲裴遜徒旅

顏延年改服飭徒旅杜田補遺張平子思立賦簡元晨而傲裴

汪傲始也

達曙

一本作達曉

陵險澁

潘正叔世故尚未夷峭函方險澁

維繫

趙之繫

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驚馬苦

一作若

維繫

趙云詩繫之維

之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悵空慰所尚懷終非曩所集

哀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

文選

汀洲采白蘋
阮籍嘗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泣楊朱泣

多岐
楊朱之泣岐

泣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天台賦羲和亭午遊氛高塞

冬溫蚊蚋在

人遠鳬鴨亂登頓生曾陰

江文通曰落長沙渚曹陰萬里生

歌傾出高

岸

趙云詩高岸為谷

驛樓哀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

劉公

幹綺麗不可忘

盡日窮壯觀

趙云史天山色遠寂寞江光夕一作

山色遠寂寞江光夕

一作

日滋漫傷時愧孔父

孔子之歎鳳鳥不至子在川上山梁雌雉皆傷時

去國同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避地荊州復為魏侍中在荊州日嘗思歸因登樓作賦

趙云王粲漢獻帝西

運

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其七表

詩云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遠荆

蠻此之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詩閨雅故

謂去國

過郭代公故宅

郭震字元振封代國公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

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趙云賈誼山東豪俊並起

梁孝王傳豪傑之士從之左太冲詠史詩方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伐公尉通泉放意何

自若

元振尉通泉嘗盜鑄及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

霍運吳都賦噴薄

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

新書武后召與語奇

涕騰寂寥長適

之素文章上寶劍篇遂得擢用後聘吐蕃還言吐蕃
大將諭欽陵請去四鎮兵卒分十姓地為不便趙云

人謂蔡伯喈曰不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新書明皇
先異人必得異書

公主元振獨領軍扈從事定宿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
中書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

託是日太上皇傳位太子羣公有慙色玄宗之舉事
拜元振中書門下三品

伏外省蕭至忠竇懷貞等皆從逆趙云此叙代公平
生也公初為尉任使使氣撥去小節如盜鑄掠口所謂

豪俊脫畧放意者也先天二年以兵書同三品蕭至忠
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謀作亂明皇發兵誅殛之睿宗

聞變登承天門樓躬率兵誅懷貞等獨公能總扈帝事定
宿中書十四日登袞冕而直氣噴薄遂獨與夫定策神龍

後清宮中辨尊親存顧問而羣公有慙色也接公助誅
太平以功封代國在先天二年登壯歲乃明皇即位之

次年是年改元元若神龍則中宗即位改元之號歲在乙巳去先天二年凡八年而公云定策神龍學者疑之因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則禍貼在神龍下中也中宗盡景龍四年庚戌凡六年是年睿宗即位改景雲至延和元年內禪歲在壬子未登三年是年八月明皇即位改先天太平擅寵自中歷睿至明皇始定今杜公微意不欲指中睿之失故追言神龍後以見代公贊翊除患召自神龍來也猶玉華宮乃貞觀二十年太宗作為避暑而公詩曰不知何王殿蓋以太宗創業貞觀習治而勞費於營建逸豫於離宮故詩人諱之曰不知何王殿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則以太平公主初有廢玄宗之意及其既誅則君臣之間明皇得尊位父子之間明皇為親傳所以成睿宗顧托之意舊說太上皇傳位太子非是其云磊落見異人以承直氣噴薄之下是專說太平公主主又雜之以后后召見奇之及聘吐蕃還上疏事此豈可以言其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登衮冕

時邪

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

一作趾

池館皆䟽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

篇

杜云元振寶劍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

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逢君子身精光

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

理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神交付冥漠

杜云邈潘安仁作夏作溫誅心神相交唯我與子南

史劉訐字彥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訐一造之即願以神交列子曰夢有六候正靈思覺喜懼此六夢

者神所交也沈休文和宣城詩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注夢有六候皆神所交與謝相去遠但神交而已所

謂神交正此意也晉嵇康以高契難斯每思郢質所與
神交者唯阮籍也清遠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
伶阮咸王戎魏武帝文曰悼總帳之冥冥顏延年拜陵
廟詩衣冠終冥冥陵樹轉蔥青謝惠連祭古塚文以不
知其名字遠近假
為之號曰冥冥君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公詩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

惜哉功名忤

但見書畫傳

趙云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歷太子少保當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

英能繼稷外祖家多藏書虞褚書稷鏡鏡精臨做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及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萬年縣獄中此叙稷書畫甚明有古風傳稱以辭章自名則詩有古風宜矣其功名事傳云稷言鍾

紹京胥史無才望不耳矣中書令又與崔日用數爭帝
前非不美也而以知懷貞之謀以死則功名之誤令杜
公於通泉縣見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
其書畫之傳

書入金榜懸

師云惠義寺額薛少保書趙云青蓮界
佛寺也見佛書金榜字取神仙事以形容

之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闊高百丈
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黃門有
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仰看垂露安不崩亦
不爲漢曹喜工篆隸懸雲垂露之變
法詩天保不爲不崩審虧也鬱鬱三大字蛟龍

炭相纏

趙云稷所書忠普寺碑上三字字方徑三尺許
筆法雄勁傍有巖巖雄捧乃龍蛇炭相纏也今

在通泉縣度壽寺聚古堂到寺觀之所有三字又揮西
之傍有巖巖纏捧詩人道貫事為壯觀之句耳

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

師云兼畫西方像一

壁筆力蕭洒風姿逸然並居神品

趙云所畫西方變相今亡矣而公詩云又揮西方變至到今色未填指言

當日所見填字即真字字畫云塞也又訓久今公色未填則色未昏滅之意未詳所出豈言其色未久而尚知

耶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通泉前有郭代公後有薛少保故云郭薛趙云相如云此天下之壯觀也疊言其畫與畫郭薛真所為才賢郭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生子即便去趙云青田晉永嘉

郡記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一雙白鶴年年生伏子長大使去常餘父母在耳相傳神所養也寫真者樣

寫其真形 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杜田補遺北史劉敬瑜

低昂各有意薛公畫鶴低昂皆有意如返歌疎磊落如

長人晉嵇紹在稠人中昂昂然若野鶴之鷄羣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

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鷗鄰揚雄甘泉

賦夢吐白鳳秋胡詩行路正威遲詩七月有鳴倉鷗注倉鷗黃鸝也杜田補遺禽經曰鳳有五東方曰發明

南方曰鷗明西方鷗鷄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其又曰青鳳謂之鷗赤鳳謂之鷄黃鳳謂之鷗紫鳳謂之鷗白

鳳謂之鷗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

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滂池津冥冥任所徃脫略誰能馴

杜云鮑照鵲賦夕飲於瑤池有遺支適鶴者適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趙云楚詞載赤霄而凌太清在禽鳥言之則張華鷦鷯賦序彼鷺鷥鷗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獻丹鶴飲於洛溪漢之水江淹擬騷康詩其言靈鳳而曰夕飲玉池津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江文通脫略公卿顏延年詠騷康詩龍性誰能馴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晚姚通泉晚携酒

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世說陳紀字元方年十一侯袁紹問

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

敬袁公曰孤往為郭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復何師
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不師周公趙君荀子在
朝則美政不減不虧也晉人語每云某人何不減某人
太丘陳寔也為太丘長潁川四長陳君其一可見太丘
政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老子為柱下史
舊說驄馬御史

趙云上客戰國策呼六國蘇秦張儀為上客柱史指
言王侍郎多暇曰荀子其為人也多暇日特摘字用耳
驄馬事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嘗乘驄馬京
師人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東山高頂羅

珍羞晉謝安雖貧而東山之志不謝曹子建緩帶傾庶
羞趙云東山即題所謂登東山最高頂非謝安

東山羞者韻書致滋味為羞周禮者有膳羞庶脩百珍
字周禮有珍用八物故合云珍羞字舊注引曹子建詩

却是庶下顧城郭銷我憂登樓賦聊暇日以銷
憂趙云詩以寫我憂清雲白

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遙

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漢武秋風辭携

佳人兮不能忘橫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歡
樂極兮哀情多荀子鮑巴鼓瑟游魚出聽趙云美人
起於詩有美一人而文士用美人如四愁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

喧呼覺舩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坐賓客色不動請公

臨深莫相違迴舩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

霜過霑人衣

言樂極則悲來師云謝莊月賦月既沒兮
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

露霑人衣

趙云此一段乃晏子戒流連之樂之義其
句亦微謝希逸月賦臨深字孔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句法之義如言請公莫違戾臨深之
戒所以有下句之屬霜過一作霜露

春日戲題慙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霄霄憶昨歡娛常見招

趙云意氣凌霄乃魏
劉楨射雉詩意氣

凌神仙之勢凌霄霄乃仲長統可以凌霄司馬紹統
言將桐曰上凌霄霄霓張華或凌霄之勢北山移文
千霄霄而直上左太冲詠史
馮公豈不值白首不見招細馬時鳴金腰裏佳人屢

出董嬌嬈

嬌嬈者姬也師云漢武帝鑄金作馬蹄狀謂
之金腰裏盧照隣詩漢家金腰裏趙云腰

裏神馬名漢武帝鑄金為馬蹄麒麟趾故有金腰蹄而言
馬則曰金腰也上言馬下言婦人故公之今詩用對董

嬌嬈後漢宋子侯董
嬌嬈詩言採桑事也

東流江水西飛鶯可惜春光不相

見願雋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青練通泉百里近梓

州請公一來開我愁

趙云上兩句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佳人故有下句願有之請意者

流水以自比而燕以比佳人乎宋江夏王劉義公詩春
應江水流入沈約白銅鞮詩漢水回東流古詩願為雙

飛鶯公在通泉邨在梓州欲邨自梓州携二妓來通泉
耳其東西句法則古東飛伯勞等歌東飛伯勞西飛鶯

黃姑織女時相見江淹送友人別詩遙寄發
海鴻連翩見簷燕春秋更去來參差不相見
舞處重看

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唐王元寶富客明日親友謂曰昨日必

多佳論元寶曰但貴錦纏頭爾趙云錦纏頭字唐人
以綵賞舞者之稱舊注引唐王元寶事止一事耳又如

大城以三百萬為唐帝作
纏頭錦之費則又一事矣

天邊行

趙云詩中與大麥行皆客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等處以後之事此篇云臨大江哭則閬州之江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則今歲廣德二年三

月辛
間也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

胡騎羌兵入巴蜀

大歷中吐蕃三道入寇誠其衆曰吾要蜀川爲更府連陷郡邑士庶奔亡

山谷

趙云天

邊老人在長安居杜陵而有田在洛

陽無日不思歸未得也大江指言閬水言閬水乃嘉陵

江至此而大矣鄴道元注水經每言某山某處臨大江

下雨句蓋言吐蕃爲患今歲廣德二年公自梓州再至

閬中去年廣德元年吐蕃七月陷隴右諸州則隴右河

源不種田矣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則胡騎羌兵入巴

蜀矣謂之胡騎羌兵羌與胡素自交結觀今歲廣德二年七月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黨項兵入寇吐蕃雖曰羌而有回紇在焉非胡而何已蜀與巴蜀也樂史寰宇記於閬州青石縣載昔巴蜀爭界山為裂自若引繩分之觀此巴蜀蓋相連其陷松維保州必有入巴蜀之事但史不載耳所考證唯資治通鑑云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四川節度使高遠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其言入蜀蜀亦何怪哉

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鶩後鴻鵠

項王圍漢王大風拔木趙云上句

亦盛言之以比禍亂其語則選有鼓洪濤書浩浩滔天古詩枯桑知天風鶩音秋玉篇水鳥也公於同谷七歌之一言弟在遠方飛東方飛鶩鶩鶩也

九度附書向洛

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趙云言洛陽隴右陷之故今歲廣德二年甲辰運數十年歲在己未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其後祿山子與二史吐蕃
更爲患是爲十年而公田舍在洛陽之偃師宜道路隔
絕寄書而骨肉無消息也字則玉臺新詠
載近代西曲歌莫作餅落井一去無消息

大麥行

大麥枯乾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見上送高三十五
書記詩注後漢桓

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獲者婦與姑大夫何在西擊胡

東至集壁西

趙作
梁

洋

集壁梁洋皆蜀郡名
之東梁洋雖在東而退近北其

趙云圖經集壁地在閬
一作西字非是

問誰

腰鑣胡與羌

鮑明遠東武吟腰鑣刈葵蒼師云又言吐
蕃與回紇叢話滿子真云古人造語俯仰

紆餘各有態如桓帝時童謡皆合
問答之詞公今四句實有所自

豈無蜀兵三千人

去一

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

故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

使我歎恨傷精神

趙云伏波者將軍之號後漢馬援也干戈未定則吐蕃去冬陷松維保三

州用兵豈便息邪晉阮籍詠懷詩容色改平常精魂自漂淪謝靈運詩異人秘精魂去年江南討

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

橫臆

鮑云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與北人送別江上今具死矣故有感而作遂州在涪江之南故云江南

趙云江南蓋言閬州江之南如夔州社日云今江南
南老它年謂北童所謂江南亦謂夔州之南非江南通
也言去年則與下篇去秋行之意同臨江把臂則公必
與馬別時在須臾江上末句變使李少卿時良時再不
至雖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
奄忽互相遙蘇子卿詩俯觀江流仰視浮雲翔翔良友
遠離別各在天一方詳味
公因馬將軍軍死追悼之

去秋行

時段子璋
反於東川

去秋涪江水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誰骨處

部曲有去皆無歸

見部曲異
平生句

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

外巴人稀

鮑云上元四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使段子
璋反陷遂州刺史嗣號王巨死之節度

李典奔於成都故詩云遂戰場冤鬼每夜哭空令野營

猛士悲

趙云按樂史寰宇記涪江在射洪縣北廣德二

月壬午劔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僭稱王建元

黃龍五月崔光遠擊斬之當年夏時已平矣今云去秋

涪江木落時應是公在彼有九日詩之際乃廣德元年

也公眼見其去是以有感而作意者應如廣南市舶使

呂太一反遼其節度使張休遼而不殺則有漢節在之

理遂州城外已人稀則所以討叛亂者皆梓閬之兵意

者敗績而死亡者多則有已人稀之實劉趙石

四言永貞冤鬼漢高祖安得猛士今守四方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水

一作

赤

謝靈運日
落山照耀

樹

枝有鳥亂鳴

一作棲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

謝靈運林壑欽暝色

馬驚

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

白日賦多翻是長弓子弟

安得更似

開元中

一云年鄭榮傳信記開元初上勵精理道十六月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

囊糧上猶

道路即今多擁隔

鮑云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

惕屬未已

趙云萬山一作萬水非是水豈可合山言赤乎

詩合

有鳥亂棲一作亂鳴非蓋亂棲所以呼喚暝色字也言

獨歸客則公

之妻孥在棹

山寺

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徧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天台

賦踐華苔之滑石

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

信者哀

薛補遺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旣沒象教陵夷又馬鳴幽讚龍樹虛求經有比丘名龍樹龍象

猶佛象也

杜正謬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傳燈錄達摩是六衆所師沒羅提法中龍象乃

鱗毛類中

最巨者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故經稱僧之出類龍象非即佛象也趙云公題僧寺紀

僧詩必用佛書中

字以為一體今云世尊亦塵埃實道其事或曰下句歲星風破肉十二月也十月以吐蕃冠

奉天之故車駕幸

陝州十二月甲午雖車駕已至自陝矣而巴蜀僻遠未聞猶以為在外則公今所云者無乃

微寄意乎其說亦

是龍象言僧也杜曰正謬引維摩經傳燈錄出處並是然解其義云乃麟毛類中最巨者則

其意分爲二物麟

類中最巨者爲龍毛類中最巨者爲象然維摩經所爲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曰蹴踏則龍無蹴踏

之義龍象乃龍之象耳如
言龍馬者乎似俟明識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

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

顧賓徒吐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

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

師云左氏
箕路藍縷

以啓山林箕路柴車藍縷敝衣

杜田補遺左氏箕路

藍縷方言曰南楚凡人貧衣被醜

弊謂之須摠或謂之

褻裂褻音縷衣壞或謂之藍縷左氏謂箕路藍縷是也

佛經曰佛告堅意菩薩何以一念行於六度答曰是菩

薩一切悉捨心無貪者名檀六波羅蜜之一大乘論云

檀越者檀施也謂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又云梵語

陀那鉢底此言施主今稱檀那者即訛陀為檀去鉢底

留那故也方言曰褻裂須摠敗也又旌瑜其短者謂之

襖以布而無緣敝而絛之謂之襖襖又云襖謂之襖襖
敝衣襖謂之襖謂綴結又西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
西土用以寫經樹長六尺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等一多
羅婆力又貝多二多梨婆力又貝多羅三部閼婆力又
貝多多羅多梨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
婆力又皆梵語貝多漢隸為葉婆力又漢隸為樹多羅
樹即婆力又貝多之一也趙云詩崇牙樹羽本言樂
而今所謂樹羽則軍旅所設之物江淹別集登記南城
詩君王澹以思樹羽望楚城而若旗幟之屬矣靜千里
則章留後境內無戰也衣藍縷杜田引方言其說是石
棠吐嗟而辨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以形容寺既脩
建如此多羅樹見西陽雜俎如已經所譯之經在涅槃
經有湧身高七多羅樹或云一多羅樹蓮花臺佛所坐
之臺其字如涅槃經猶如鴛鴦處蓮花臺則指水中蓮
花所生之芭故佛言蓮花有發有窮子失淨處高人憂
臺止借字用耳縣音盤佛書字也

禍胎

杜田補遺法華經信解品三譬如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馳騁四方年既長大加復困窮父求不

得中止一城其大家富財寶無量窮子席簞遇到父舍受產除糞羸瘦顛顛糞土塵坭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捨吾逃走忽於此間遇會得之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歡喜得未曾有蓋喻諸佛子等以三苦故於三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得遇世尊蠲除諸法戲論之糞獲至涅槃一日之價得此已心大歡喜趙云窮子失淨處是華法經中事言窮子之所以窮以其失淨處高人之所以高以能憂禍胎楞伽經樂不淨處如飛蠅禍胎雖起於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兩字連出如齊武帝謂臨賀王曰汝包藏禍胎窮子指言藍縷之山僧高人指言章留後章公所以修建僧寺意欲諸僧得其清淨而免梁棟摧壓之禍日晏

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趙云上句言風

淒緊至於破肉況在窮林其寒豈可遂回乎可回者言
不可回後句公自謂也老子若嬰兒之謂孩言入道如
小童之就

學辛苦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

然閬城南枕

一作控

帝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稷稻共比屋

堯比屋

可封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成熟此物頗

豐熟清源多衆魚連岸富喬木獨嘆楓香林春時好顏

色

杜田補遺三巴記閬自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
下入涪陵曲通三曲有如巴字曰巴江經峻峽中謂

之巴峽唐詩杜宇呼名叫巴江學字流江水連巴字鐘
聲出漢川趙云坤軸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巴

江則杜田引三巴記杜說是異縣出古詩他鄉各異縣
比屋董仲舒堯舜在上比屋可封美利易乾始能以美
利利天下止足祖出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晉張景
陽詠史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西成書平秩西成此
物左傳載叔向之母言美婦人曰三代之亡皆此物也
古詩之言奇樹曰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芰荷入異
縣則池之大如此稂稻共比屋則以灌漑所致也皇天
不無意至此物頗豐熟四句以結芰荷入異縣稂稻共
比屋也高田則灌漑所不及者言高田不豐而失西成
故此稂稻之物為池水所溉者却豐熟焉無它乃皇天
之意使人止足之分也池水所溉之田豐熟南有漢王
矣彼水所不及之田雖失西成亦豈不足乎

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

潘安仁寡婦賦仰神宇荒
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薨魄猶正直不應空陵上縹緲

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瀆

趙云十句因實事而戒淫祀公詩蓋有稱

於教化矣左傳聰明正直之謂神傳云非所祭而祭名曰淫祀

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

目楚詞極目千里兮傷春心

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

沈休文縹緲空為忝江海

事多違古詩蟋蟀傷局促師云臨池動江海之興以詩亂不得往也

趙云傷極目摘用楚辭局促漢景帝局

促如縣下駒

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

時盜賊縱橫政役煩重而民不安居

也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

速秋花錦石誰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

苦

賢者避地興託舊注非

趙云前有毒蛇後猛虎實道其事非以

意速言歸梓州也秋花錦石可玩之物以歸意速故不復數之此冬時歸而言秋花豈前日所聞未謝之花邪

公九月自梓往閬至十二月歸梓蓋其去妻挈三箇月故云別家三月一得書

閬山歌

趙云春正月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三月之半聞嚴武再鎮蜀遂離閬歸成都

途中所作之詩

閬州城東靈山

一作雪山

白閬州城北玉臺碧

靈山玉臺閬山名松

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

一作未

崩石那知根無鬼神

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

壁

兩相敵曰格鬪蓋欲盡不盡將崩

趙云未崩石舊本正作已崩石非未崩方成語脉已崩矣豈復能動

邪况下有已覺氣與嵩華敵也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兼言靈山與玉臺也中原格鬪乃去歲唐德元年吐蕃十月陷京師邠州寇奉天武功車駕幸蜀十二月陷松羅保三州至今歲之春干戈豈息也五岳之名雖參摘兩字而用今以鬼神熟字對嵩華則潘岳晉武帝誄有等壽松華為連文有出處

閬水歌

嘉陵江山何所似

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於閬

石黛碧玉相因依正

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已童盪漿

杜補遺漿
檣屬方言

檣謂之橈或謂之檣
所以隱權謂之漿

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

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謂
之錦屏山趙云謝安石

內集問諸子曰白雪紛紛何所似阮籍詩寒鳥相因依
謝安運諸蒲稗相因依日破浪花出以日出正照水也
如云日出破浪花矣謂之破浪花取南史宗慤領素長
風破萬里浪春從沙際歸則何處無春而眼中所見城
南之沙際花草明媚為自沙際回歸際意蓋如費昶雜
詞水逐桃花去春隨楊柳歸漿所以搖楫之處杜詩可
之說是蓋古歌云艇子打兩漿者扶兩楫而來也上云
閬中又云閬州舉全部言之曰閬中名山志閬山多仙
聖遊集圖經曰閬山四合於郡故曰閬中
亦謂之閬內閬州城南則指錦屏山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云崔寧傳所書賊也前年渝州

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州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

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右一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

迴頭却向秦雲哭

世說趙飛燕姊弟少負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趙云指言常

時出駱谷之人正始四年曹爽伐蜀諸軍入駱谷三百餘里不得前牛馬騷羸以運轉死略盡魏志曰少帝甘

露三年蜀將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其後廢塞
唐武德七年德開州云唯殘一人出駱谷則自蜀歸秦
出駱谷以往也故後有向秦雲哭之句此其初豈避羌
渾之暴來蜀中乎二女鬻臂乃紀其實史記吳起與其
母訣鬻臂而盟今所用蓋飛
燕事見伶玄所作飛燕外傳

右二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時神策軍恣橫

聞道殺人

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趙云言其縱暴尤甚於羌渾即下兩句是也

右三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

萊宮自恠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

書堂

新唐詩甫獻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按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麗正殿

書院為集賢殿書院院內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禮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趙云

天寶九年明皇納處士之議以明年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公獻三賦以預言其事於是待制於

集賢孝陵書男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天

兒生無所成名末以家避亂鄜州獨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

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

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屬開輔饑亂弃官之秦州又居

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招舖不給乃遂入蜀乃上元元年
卜居成都浣花里趙云李薦達運命論封己養高勢

動人主劉公幹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輪一作心背面
詩行者盈路傍

笑時甫依嚴武幾為武所殺杜田補遺陸機嘆逝賦
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趙云當面論心背

面笑孔毅夫集句用對隸手作雲霞寄謝悠悠世上兒
手兩亦工論一作輪字雖新而費力

不爭好惡莫相疑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甫與嚴武世舊故入蜀
依之傳言甫結廬浣花

里與田叟野
老相狎湯

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通社日邀我嘗春酒

杜田

補道孫音業蓋履舄也宋表繫為丹陽尹嘗步歷白楊
郊野間道遇士大夫使呼與酣飲魏應璩與從弟君胄
書日吟詠
花柳之下
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

弓弩手

籍丁為兵

名在飛騎籍

飛騎軍名曹子建白馬篇名編壯士籍左傳名在重耳又

曰名在諸侯之策

長番歲時久

長番猶長在直言無更代

前日放營農辛苦

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

社祭也以祈農

事春祈秋報故歲有春秋二社

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

郡守縣令風化之首

語多雖雜亂說尹

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以客惜人情如何拒

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

言屢為擊肘

指揮過無禮未

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喚問升斗

師云問升斗如汝陽三斗焦遂五斗

劉伶五斗解醒李白一斗合自然

是已趙云此篇多

使俗語如弓弩手如差料如長番等字是也步孫字則

宋葉聚事大作社變左傳子產大為社也氣揚揚字晏

子傳其御者息氣揚揚語多雜亂陶淵明飲酒詩父

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月出遮我留使漢祖紀三老董

公連說漢王肘字使史記魏咸子肘韓康子於車上舊

注非

是

九家集注杜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

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唐珠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

宋郭知達編

古詩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

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

復為萬里行

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

薛

謝靈運擬鄒中詩末述幸休明棲集

建簿簡趙云白鶴潛魚以譬聚散衰老強高歌歌罷

兩悽惻

燕丹送荆柯入秦別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缶軻歌髮上衝冠士皆淚垂

六龍忽蹉

跽杜云淮南子六龍所以駕日車羲和所以御六龍阮嗣宗詩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注蹉跎言遲暮
趙云廣雅曰蹉跎失足以言日晚王褒樂府高句麗云不惜黃金散盡只畏白日蹉跎劉孝威反之則白日云也

也 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

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

飢有易子食宋子罕夜登楚子反床而告病曰吾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獸猶畏虞

羅

趙云胡星墜燕地言今歲上元二年三月史朝義戡其父思明漢將仍橫戈言朝義襲偽位復為亂而常

休明衛伯玉尚衛侯希逸來瑱之屬復與之戰也人少豺虎多以豺虎喻賊盜張夢陽云賊盜如豺虎今詩實言豺虎故有下句焉詩話載蕭條四海內至獸猶畏虞羅劉貢父云此等句真含蓄深遠大不可模仿信矣虞

羅虞者之羅橫戈戰國策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

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

飄飄適東周

周平王東遷於洛謂之東周見上石犀行注天門泰山之稱

趙王經濟記云泰山

盤道曲屈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穴中視天窓又漢官儀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

所以稱鬱嵯峨

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

南宮禮部也杜

田正謬云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庭蕃臣將相執法郎位衆星咸在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猶唐以中書省為紫薇尚書省為文昌之類後漢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注之南宮以為故事以此考之南宮非禮部也若元稹為南宮散郎禮部郎中號南宮舍人蓋南宮猶言南省非止稱禮部歷考禮部之名方起於江左而南宮已見於漢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

卷十

二

師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

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趙云詩之死靡他今言賈侍郎心惟存乎見賢而已更無

其它也歲寒守舊柯論詩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舊柯之義則禮記賈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杣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杣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揔為此

五月髣髴聞寒蟬

趙云召彼彼故老相傳蓋如鄴道元水經注秭歸縣城云故老相傳謂之

劉備城屈原問漁父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屈原有卜居一篇五月彷彿聞寒蟬言其高也

東南飄

風動地至

老子飄風不終朝

江翻石走流雲氣

莊子雲氣不待族而雨

幹

一作
幹

排雷雨猶力爭

師云退之南山詩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

根斷泉源

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

懼雪霜行人不過聽芋籟

莊子地籟詩謂南京西浦道舊本作一

趙云浦上則律

青蓋師氏瞻作車蓋是蓋先生舍東南有一桑遙望之童童若車蓋懼雪霜言樹之高大而氣象慘肅聽芋籟言其聲之鼓動如之字則宋玉高唐賦纖條悲鳴聲似芋籟舊注引地籟非

虎倒龍顛委榛

棘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

色

趙云乃卞和淚盡繼之以血

茅屋為秋風所波吹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

三

八月秋高風怒號

杜田補逸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卷我

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

一作滿

江郊高者掛胃長林梢

下者飄轉沉塘坳

趙氏滿字西都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之灑一作滿非

南村羣

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

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趙云韓詩外傳乾喉焦唇仰天而嘆曹子

建善哉行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故兩出而叅用之鮑明遠倚杖牧難豚

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

牀頭屋漏無乾處兩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沾濕何由徹

趙云公前有詩云出門復入門兩脚但依舊一本作兩脚今觀如麻則知

以兩脚為正睡眠字出佛書涅槃經亦有之

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

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

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左傳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麰乎有山芎藭乎注二

物可以御濕欲使無社逃泥中時子美方為嚴武之所不容詩之作其近於此乎趙云此五句公之用心有

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白樂天詩我願布裘長萬丈與君同蓋洛陽城蓋亦有志衣被天下者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則其言信而有徵舊注引左傳楚申叔展事與詩意大不相干

入奏行

贈西山檢察使實侍郎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

杜云桓譚新論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兒而正走其名驥子

師云龐統德公之從子德公謂統為鳳雛晉陸雲幼時

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定是鳳雛北

齊裴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

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

唐李吉甫傳君有骨鯁之忠臣骨鯁者剛正之謂蓋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史云忠臣骨鯁

炯如一

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一作露寒

之玉壺

元註漢有迎風寒露

之館

杜田補遺張平子西京賦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於儲胥注魏武帝先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儲胥

露寒二館

趙云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露寒舊本作

寒露豈傳者惑於句律而倒寫耶公槐葉冷淘云萬里

露寒殿開冰青玉壺則用字

初未嘗誤信傳寫之誤

蔗漿歸厨金碗凍洗滌煩熱

足以寧君軀

晉張協蔗賦劉甘蔗以療渴若漸膠而含蜜杜田補遺前漢禮樂志景星歌曰百末

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醒注應劭曰蔗漿取甘柘汁以為飲可以解朝醒柘與蔗同趙云蔗漿宋玉招

魂濡繁庖羹有蔗漿杜田引漢禮樂志景星歌雖是而在宋玉招魂之後舊注引晉張協蔗賦又是模稜足以

寧君軀言寧君王之軀也蓋以冰清蔗美比寶矣

政一作整

用疎通合典則戚聯

豪貴耽文儒

趙云上句言政之疎通與典則符合雖疎通而不放也下句言其與豪貴聯為親戚

耽好文儒雖豪貴而不驕也戚字意戚里之家乎

兵草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

西南隅吐蕃憑凌氣頗粗

時吐蕃欲取成都為東府

竇氏檢察應時

須運糧繩橋壯士喜

以竹繩為橋

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

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

火井蜀地名博物志臨邛有火井縱橫

杜田補遺

五尺深十餘丈諸葛丞相往觀之後火益盛以盆著井煮鹽得成後以家火投井中火即滅迄今不復燃應時須言應副時之所須也其檢校之迹則下句運糧繩橋斬木火井是已八州刺史雖不可輟考而三城則西山

三此行入秦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漢

立

漢繡衣直指

綵服日向庭幃趨

老萊綵服以娛親杜云東晉補亡詩春戀庭闈

省

郎京兆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云

公來肯訪

浣花老

為君酣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莸

又云携酒肯訪

浣花老為君著衫撝髭髻

趙云豈入秦八州欲戰之事乎前年吐蕃陷廓州今歲雖不動而意專在窺蜀豈

八州刺史欲逆戰之乎詳詩意可見繡衣竇君官侍御也故使繡衣漢侍御使繡衣持斧綵服竇君必長安人其親在彼省郎京尹言其所加進之官還成都則入奏之反也西清詩話載唐人吊杜子美云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求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藜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藁言秣其駒同意肯訪浣花老翁無一云公來肯訪浣花老末句又云携酒肯訪浣花老為君着衫將髭髻皆不成言語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

搜神記萬物焦枯百姓嗷嗷

上天回哀眷

朱夏雲鬱陶

謝靈運詩幽居雲鬱陶

執熱乃沸鼎織絺成緼袍

趙云

詩誰能執熱劉陶養魚沸鼎秋
興賦釋纖絳論語衣敝緼袍

風雷颭萬里霈澤施蓬

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

一作

江聲

怒號

莊子萬竅怒號

趙云朱夏則梁元帝纂要夏曰

朱明亦曰朱夏鬱陶孟子象謂舜鬱陶思君爾蓋

鬱結於陶窰之義故可使於朱夏之雲莊子緼袍無表

樂史寰宇記泰李冰穿二江於成都行舟今謂內江外

江左思賦帶

流惡邑里清

趙云流惡左傳有汾澮流其

二江之雙流

里祖出鸛冠子士之居邑里者孫楚答弘農故吏四言

皓首老成率彼邑里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邑里向踈

燕

矧茲遠江臯荒庭步鸛鶴

鸛鳴則雨應

隱几望波濤沉疴

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諸葛亮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 趙云言沈疴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
清涼頓忘供進藥餌之勞公病肺疾以雨涼為便易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不毛者地不生物 陰色靜隴畝勸耕
因雨之潤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

自官曹四隣出來耜

孟子負耜耜

何必吾家操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趙云後漢孝威帝校獵廣

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臣蕃諫曰今有三空
宣宜揚旗耀武馳心輿馬之觀乎揚旗字今

取為詩名

江

一作風

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

謝靈運密林含餘清

我公會賓客

肅肅有異聲初筵開軍裝羅列照廣庭

詩至止肅肅又賓之初筵庭

空六

一作四

馬入駢駢揚旌旗

甘泉賦崇王陵之駢駢兮駢音頗駢音我山阜之高

低迴迴掩飛蓋

劉公幹回回自昏亂曹子建飛蓋相追隨

熠熠迸流星

河東賦掉

奔星之流旃校獵賦曳彗星之飛旗

來纏一作衛

風颭急去擘山岳傾材歸

俯身盡

鮑照詩俯身散馬蹄

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舒捲隨人

輕高唐賦蜺為旌王沉賦曳招搖之脩旗蜺若虹之垂天選虹旗攝麾而就捲

趙云畧地字借取漢書攻

城畧地虹蜺以言旗捲舒隨人輕所以結騎士揚舉之妙

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

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

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

書庸蜀微盧古詩上言加餐飯王仲宣遠身適荆蠻趙云上

兩句言去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在西山之地
三州陷則西嶺者其色徒青耳末言得嚴公在蜀不必
捨去江雨一作風雨六馬一作四馬來經一作來衝皆非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

一作月

明可把

豔歌行水清石自見

水中有行車

華陽風俗錄浣花亭在州西南有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甫宅在

馬蔡伯世作常時

趙云明可把水清淺而見之

秋夏

忽汎溢豈惟入吾廬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陶潛吾亦愛吾廬

蛟龍亦狼

狽況是鱉與魚

七發說濤云其旁作而奔起也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橫暴之征魚鱉失勢趙云

六七月之交水多時漲時止耳泛溢傳所謂泛濫行溢
狼狽本一獸名各半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無據矣
倉皇失措者謂之狼狽 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

深填淤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趙云跬步弭切
與跪同舉一足也前漢溝洫志填淤反壤之害

顏師古曰 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
壅泥也

復何如趙云苧麻為布者胡麻為油者苧自生至成皆
青胡始生則青成則黃六七月之交而色青者

胡麻 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

居趙云村墟也言草堂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

肅宗去上元二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建辰為名 趙云肅宗辛丑上元二年九月

壬寅去尊號又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曰建子月至今年建巳月乃居常四月也是月庚戌朔甲寅上皇崩則初五日也改元實應復以正月為首呼稱隔十二日丙寅帝崩則十七日也代宗即位今云元年建巳月作詩應在十七日前實歲壬寅四月也 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

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

擒胡

趙云書膂力既慙詩老馬反為駒禪老亦云馬駒踏天下人去魏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不已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

面如墨

杜云仿後漢李固傳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國語吳王之黑旗望之如墨 趙云折臂莊子

化予之左臂以為難羊枯傳墮馬折臂左傳肉食者無墨舊注穿鑿字 鴛駘漫染一作泥

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

所諷近白居易新豐折臂翁

杜田補遺淮南塞上翁馬亡入胡中皆弔之謂曰何知非福居數月馬引胡駿馬歸皆賀之翁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體又弔之曰何居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鰕魚色勝銀

詩魴魚頰尾鰕魚跳躍貌杜田補

遺爾雅魴鰕也今之魴魚陸機疏魴魚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詩魴魚甫甫者美之至也又曰

鱸鮓發發音撥即鮓也義訓
曰魚掉尾曰鮓口上下噉嚼
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

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

陶弘景本草鯉

最為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
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

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

颯颯吹沙塵饗子左右揮霜刀
鱠飛金盤白雪高

西征賦饗

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及
落俎霞霞私壘反霏霏

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

遁遁

禿尾槎頭
皆魚名

魴魚肥美知第一

趙云廣州記魴魚廣
而肥甜魚之美者

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

失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

一作取

魚急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

顏回濟於觸深之泉見操舟者若神杜云莊子津人之操舟若

神且曰善游者數能也潘安仁西征賦徒觀其鼓柁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小魚脫漏

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戰戰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

有時立

廣志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趙云前篇使漁人此漁子變文也疾若風即易

挽萬物者莫疾乎風半死半生借使七發之言桐曰其根半死半生垂頭也世說支公好鶴有遺以雙鶴翅長欲飛去支惜之乃鍛其羽鶴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似懊喪之意

東津觀魚已

再來主人罷鱸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

雷

杜田補遺郭璞註爾雅鱸大魚似鰱而鼻短頷下體有斜行甲無鱗肉黃江東呼為黃魚鰾雅鼻有軟骨

俗謂之玉版爾雅鮓鮓鮓陸機注鮓魚形似鱸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磨薑益州人謂之鮓鮓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針鮓一名鮓肉色白今遼東東萊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張平子賦王鮓岫居山有穴為岫埤雅鮓中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鮓岫居而能變化故云

山根鮓鮓隨雨雷

干戈兵革闕未止

一云干戈格闕尚未已

鳳

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春秋

繁露曰恩及虫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師云書暴殄天物增添禮記王制無事而不

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趙云格闕舊本作干
戈兵革闕未止非是蓋干戈兵革同義所謂格闕是年
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兵馬使辛雲京
自稱節度使河中軍亂殺李國正及其節度使荔非元
禮郭子儀為兵馬副元帥屯絳州而七
月十六日徐能道反於成都皆其事也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太宗子越王貞中
宗顯慶中為綿州

刺史創此樓

趙

云文選雙鶴磊落

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

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趙云作猶在綿州也

易神農氏作語作者七人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
必有名世者作傳咸贈何邵王濟詩序何公既登侍中
武子俄而亦作此作字是重字可押住矣樓在城西北

寶道其事與古詩合元都廟詩碧瓦初寒外法鏡寺詩
朱甍半光炯葛洪神仙傳載蔡少霞夢人托書新宮銘
有碧瓦鱗差瑤階肪截沈佺期詩
紅日照朱甍謝元暉飛甍夾馳道樓下長江百丈清山

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趙云

李白峩眉山月半輪秋時明皇肅

宗皆上仙矣故云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趙云海棠記載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

趙云古樂府高城上入雲

龍鱗

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

馬知身出羣

趙云亂紛紛王長元古意况復飛螢夜木葉亂紛紛世說載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

伯少自標置居
然是出羣器

移栽北辰

趙本
作地

不可得時有異域胡僧

識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

師云名畫記江皎上卦人善畫鷹鳥
元宗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

之明元宗及位累官
太常卿封楚國公

殺氣森森

亦云
如

到幽朔觀者貪愁

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

趙云言如在幽朔見此鷹之
殺氣蓋名鷹出於此地孫楚

鷹賦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
巖阻森森一作森如其語不快

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

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趙作
未必

搏空上九天

言有其質無其才也 趙云亦
詩人變化形容其畫耳舊注非

嚴氏溪放歌

時郭英又代嚴武鎮蜀粗暴不能
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作 趙云

送嚴武至綿少留繼聞徐知道亂遂便往梓
初不見携家之証此詩云東遊西還豈至此
方歸成都迎家乎但不知嚴氏溪何地耳舊
溪漁隱曰按王元叔注云云予謂是說無據
質之唐書及小說嚴武卒郭英又代之未幾
有崔旰之亂甫未嘗為英又幕客何為不見
容唐史云武待甫甚善甫嘗醉登武床瞪視
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暴猛外若不為忤
中卿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
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邊頭
公卿仍獨驕之
句當為此也

天下甲馬未盡消豈免溝壑常漂漂劒南歲月不可度

成都在劍嶺之南

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

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

趙云言邊頭公

卿仍獨驕縱雖與我如此無補於事也指當時居邊守臣獨驕有跋扈不遵王命之意舊注謂郭英義粗暴是矣又云不能容甫而公有所云則是公私一已而已況英又乃成都尹豈得謂邊頭乎非公詩本意公直言邊之守臣不遵王命豈若崔旰者乎彼其獨驕而於我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所以姑息者酒肉相招要而已禮記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潘安仁云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韓非子曰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呂氏春秋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世說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食

公之心以其獨騁其專在尊主強國乎所以又有冀土漁樵之嘆

况我飄轉無定所時南

方避地流徙無所依止

終日戚戚恐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

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

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鮑云永泰元年公在成
都夏嚴武卒郭英乂代

為節度苛暴不能容公故公往來東川所謂東遊西還
力實倦杜田補遺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茯苓
千歲松脂也菟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圖經茯苓
生枯松下形塊無定似鳥獸人龜形者佳今所在大松
處皆有之陶隱居茯苓作丸散者皆先煮之仙經服食
為至要通神而致靈和魂而鍊魄明竅而益肌膚腸而
開心調榮而理衛能斷穀而不飢上品仙藥也趙云
蓋傷歲晚矣欲服餌長生之藥楚辭傷美人之遲暮

相從歌

贈嚴二別駕時
方經崔旰之亂

我行入川東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

亦何有

趙云十步一回首李陵詩五步一踴復之勢成都亂罷氣蕭瑟言七月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劍

南大亂楚辭秋之為氣也蕭瑟兮
草木搖落而變衰傳亦何有焉

梓州一作中豪俊大者

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

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

將以紫綬易緋衣
趙云豪俊

大者指嚴二烏帽青螺紫衣緋衣
供應之人粟則帽之紵也舊注非

銅盤燒燭

一作炬

光吐

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增添詩夜如何其夜未央
膝言膝相近入則促膝密語

黃

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

古詩以膠投漆中又陳雷膠漆契

萬

事盡付形骸外

趙云莊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

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何愁一軀

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魏志張邈

傳後陳登字元龍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耳

短歌行

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趙云王郎應是公之親其字如謝安謂道蘊曰王郎

逸少子不惡而道蘊曰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蓋由史記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今云斫地歌依傍酒酣據地歌也後漢劉元緒將議元帝未可舉尊號而張印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不得有二今云
斫地者依傍拔劍擊地也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

才 趙云磊落奇才而遭抑廢也成公綏天地賦山岳磊落而羅峙世說載桓溫平蜀置酒李勢殿雄才爽氣

音調英發其狀磊落奇才字晉書
有奇才科郭璞詩奇才應世出
豫章翻風白日動吳

賦木則楓
補豫章 鯨波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徘徊 鯨魚之
大者吳

都賦長鯨吞航 杜田補遺炙數子載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數十里小者千丈常以五六月生子就

岸邊至七八月導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潰沫成雨水族驚畏逃匿 趙云以美木大魚比之跋浪則跋跳

而出如跋扈之
跋跋焉之跋

西得諸侯棹錦水

蜀江也

欲向何門跋珠

履

春申君客三千皆躡朱履
豫章之高鯨魚之大不須佩劍遊諸侯之間子欲西

註云兩句一義謂其如

遊諸侯之間棹錦水而漾舟亦將向何門而可乎鄒陽
何門而不可曳長裾乎珠履孟嘗君事公意在挽之而

南仲宣樓頭春已深

樓在荆州

青眼高歌望吾子

阮藉能為青白眼以

重輕

眼中之人吾老矣

趙云言荆州城樓王粲字仲宣
自來荆嘗登樓作賦今直以荆

州樓為仲宣樓祖出梁元帝詩朝出屠羊縣夕返仲宣
樓蓋以仲宣一世名人故得以名之猶天子之天祿閣
可謂之子雲閣也眼中之人直指王郎是我眼中之人
而呼之曰眼中之人乎今吾老矣也魏文帝詩回頭四
向望眼中無故人陸士龍詩感念梓桑城彷彿眼中人
北齊邢子才七夕詩不見眼中人誰堪機上織吾老矣

孔子之語

短歌行

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一作勸何

寂寥

趙云寂寥風動也

君有長才不貧賤

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

貧者乎？長才廣度無所不淹。

趙云嵇康

君今起施春江流

趙云：施所行大舟。余亦

沙邊具小舟，幸為書達賢府主。

趙云：指言合州蘇使君。

江花未盡

會江樓

草堂

草堂在成都浣花溪揚子琳之亂甫去草堂亂定後歸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

趙云

蔡伯世以此詩為今歲廣德二年甲辰春晚所作蓋前二年寶應元年壬寅四月代宗即位成都尹嚴武入為太子賓客二聖山陵以武為橋道使六月以兵部侍郎為西川節度使未到而七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拒武不能進成都大亂別無蠻夷事豈徐知道引蕃兵來耶下云始聞蕃漢殊又云西卒却倒戈可見矣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

前漢顧少須臾無死

大將赴朝廷

時崔旰入

朝留其弟寬守成都

楊子琳等乘間來襲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

已鹿麕

秦說趙今會天下之將通質刺白馬而盟漢高祖

刑白馬盟孫子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

兩取邛南兵

子琳與邛

州相正
節同叛
北斷劍關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楊子琳為瀘州

刺史相正節邛州刺史趙云指嚴武入為太子賓客
也詩云愠於羣小古羅敷行四十專城居布衣擁專城

專一城以居言其為守也似指徐知道轍遂為守而數十布衣擁扶之公自有本注為即楊子琳相正節之徒

是時二人必白衣而已後三年乃永泰元年乙巳楊子琳相正節各以牙將同討崔旰之亂自別一事蓋杜公

注直云楊子琳相正節之徒可也而上更有即字作詩在後三年是時二人已為牙將乃著即字明之其言亦

擁專城者罪之辭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子琳在賊帥杜鴻漸
也義在一亦字矣

表為刺史趙云
左傳物莫能兩大西卒却倒戈子琳為寧妻任氏所敗走為王守仙所誅趙

云西卒豈西山之卒乃
蕃兵乎書前徒倒戈
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

梟獍徒

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軀而虎眼

漢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杜田補遺撈嚴經如土梟等附塊為兒又破獍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其類充塞是名衆生十二種類漢志以破獍為獸撈嚴以破獍為鳥未知孰是江統曰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為難療瘡大愈遲

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

左傳僖五年晉士為全語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萬人欲為魚

趙云昭元年劉定公嘆禹之功

曰微禹吾其魚乎字則光武紀百萬之衆可使為魚以其有沉溺之患今云萬人欲為魚則初無沉溺之意特言其為害如此耳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

趙云洪範臣無有作福作威 眼

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

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

一作人

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師云

齊宣王好芋必三百人齊吹東郭先生不知芋而濫三百人中以吹芋食祿

趙云咏史詩南隣擊鐘磬北里

吹笙芋左傳至於用鉞鬼妾與鬼馬已殺其主矣則妾謂之鬼妾馬謂之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一作人妾非是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呼賤子且奔走三年望

東吳弧矢

易繫辭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意

舍此

時蜀既平甫復舍草堂

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

一云步原

萬竹踈

趙云後篇四松云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蔡伯世以為公自闕携

家歸蜀再依嚴武今句奔走三年則其遊梓闌三年也此在今歲廣德二年則甲辰明矣薤音涕除草之謂周

禮有雍氏之官步堞乃步屨如宋袁燦為丹陽尹常步
屨白楊郊外間公詩又有步屨尋春風步屨深林晚舊
作城堞之堞無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

携胡蘆

一云提堞壺

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

此四韻本蘭歌格也其辭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

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携胡蘆一作提極壺非古詩用字以快老為貴

天下尚未寧健兒

勝腐儒

黠布傳上對衆折隨何為天下安用腐儒哉

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

夫於時見瘠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莊子駢拇贅疣養生主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嵇康採薇山阿師云左思詠史詩飲河則滿腹足不敢願餘

趙云健兒見上哀王孫詩注贅疣則公自傷見刺其身
在天地間一飲啄以禽鳥自比食薇不敢餘傲古詩食
歲不願餘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趙云

禮記離坐離立以人譬之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踈

柯亦昂藏趙云蜀都賦王褒暉煜而秀發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

趙云

藩籬祖出史記賈誼之言曰無藩籬之限張茂先鴈鵠賦長於藩籬之下禮記脩利隄防終然振撥

損詩終然允臧得愧一作千葉黃敢為故林主

趙云王仲宣詩飛鳥翔故

林
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嘆衰謝

及茲慰淒涼

前詩有入門四松在

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

一作

送老資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

語吾豈匏瓜也哉

配爾

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跡可兩忘

趙云風言灑則張茂先言穆如灑清風陸

機連珠云秋風夕洒足為送老資言可為送老之資助蓋公自言年漸老四松更長所以資助送老之玩矣偃蓋字與松為當體抱璞子天陵偃蓋之松與天齊其久與地等其長故有下句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事跡字史記秦本紀云本原事迹

勿矜千載後慘慘蟠窮蒼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遨

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

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何傷

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

語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川林

一作臨川

視萬里何必欄楹

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漢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趙云

張平子西京賦踔遊極於浮柱浩重巒以相承注三輔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也可以字如蘇子卿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阮嗣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感故物而悲則如韓詩外傳載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者刈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也又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

馬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
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而盡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
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
心舊注引漢祖過沛亦可證慷慨之意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
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
蒼惶避亂兵緬邈懷舊邱
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
船舷不重扣

江賦咏采菱以扣舷

埋沒已經秋
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

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
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趙云江海心謝靈運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扣舷事
晉夏仲育以足扣船歌吳曲仰看西飛翼不愧東逝流

則傷不能長往自如若飛鳥之飛水之注也如此則寧不藉船乎今故者亦可加於沙埋之間新者亦可求買惟悲在奔竄不定而不寧居於白屋耳此又反覆曲折詩人之情也公屢以浣花溪為清溪則水色清之溪也謝莊詩清溪如委黛黃花似散金舊邱言浣花舊邱字則鮑明遠復得還舊邱荀子周公待白屋之士

營屋

趙云詩經之營之謂之營別有所營建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

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苦

一作若

面勢戶牖永可安

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沟沟開奔湍度常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難葺衰疾方少寬洗然

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歡

趙云欲竹間起

屋之作首四句言竹之茂盛自東偏若面勢而下則言欲起屋矣用愛惜已六載之語推之此今歲永泰元年詩公之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上元元年歲在庚子寶應元年歲在壬寅則有竹已在庚子歲今永泰元年已已是為六載也與上江村五首之一云迢遞來巴蜀蹉跎又六年同朱夏字梁元帝纂要夏曰朱明亦曰朱夏積水字文字積水成海魏都賦回淵濯積水深雲端字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剪伐字詩勿剪勿伐東偏字左傳居我東偏面勢字考工記審曲面勢戶牖字老子鑿戶牖以為室度堂字考工記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考槃字詩之篇名其詩考槃在阿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言於此養拙而已非若碩人之在阿在澗而後成其樂也除草曰薙周禮有薙氏之官草茅雖薙葦衰病可少寬言雖有薙葦之勞而吾之衰疾乃得寬

也加餐字古詩上言加餐飯代加餐則以新屋之成疾
寬而順適所致然也寂無斧斤響言屋成而無復用斧
斤聲於是乎始
有憇息之樂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

一作枉

渚

師云謝靈運五言詩弭棹泊枉渚趙云蜀都

賦漾輕舟謝靈運西陵遇風詩漾舟陶嘉月淮南子曰入而息選詩通波激枉渚此將至荆南我生本

飄飄今復在何許

言未有所定止也詠懷良辰在何許許所也

趙云阮籍

石根青

楓林猿鳥聚儔侶

言猿鳥猶能聚其儔侶而今不能致於安適則甫之羈困可見矣趙云

楚詞江水湛湛兮上有楓楚地多楓公於楚詩每用楓字

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

趙云古詩相望一
水間脉脉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
趙云詩豈不懷歸畏

我友朋下句
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趙云浩蕩流放之貌祖出楚詞

怨靈脩之浩蕩又志浩蕩而傷懷
又心飛揚兮浩蕩非言水之浩蕩

屏迹

暮年一作顏甘屏跡幽事供高卧
師云陶淵明高卧北窓鳥下竹根

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獨酌甘泉歌

一云獨酌
酣且歌
歌長擊樽破
杜補遺世說王大將軍敦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
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子美長歌而擊樽破類此
趙云暮年作衰顏益下

有年荒酒價乏也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兩句通義
蓋以乏酒價之故則並課園蔬賣之以充沽直獨酌甘
泉歌所以承上酒價乏之故且復有屏跡之意一作獨
酌酣且歌由是擊樽破則杜田補遺是得作者之意矣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

師云李善注劉公幹詩黃雀論時士也趙云黃雀羣

比時人之寒淺

今君抱何恨寂寥向時人

趙云傷賀蘭而問之如下句所云

老

驥倦驤首

驤驤逢伯樂之知驤首長鳴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驤之齒長矣服鹽車而

趙云戰國策

上太行漉汗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
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驤於是俯而噴
仰而鳴聲造於天仰見伯樂之
知己今云倦則以無伯樂也

蒼鷹愁易馴

趙云暗使呂布與慕

容垂事愁則以苟
於食養而愁也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

正初復乾坤尚風塵

史思明猶
嵩張河朔

悲歌髣髴髮白遠隔湘吳

春我戀岷山芋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趙云國步反正是廣德元年十二月車駕自陝州還長
安而吐番繼陷松維州次年七月僕固懷恩以吐番回
紇黨項兵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十月寇邠州先驅至
奉天時郭子儀屯奉天堅壁不戰十一月吐番乃遁又
云是歲嚴武破吐番於當狗城廣德二年公以嚴武再
尹成都三月自閬州還成都所云國步初返正言車駕
之還長安也又云乾坤尚風塵言吐番等之亂松維也
皆不考之語若以為安史之事則在肅宗之至德二載
史思明殺安慶緒在此時與前事不相接也下文云我
下岷山芋千里尊則此詩豈不是公再還成都乎我戀岷

下芋說在西蜀君思千里尊說賀蘭赴湘吳岷下芋出
質殖傳車王孫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下有蹲鴟至死
不飢本傳註蹲鴟芋也千里尊出晉陸機文賦中
所云下鹽豉鼻酸辛高誘云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